



8月5日,云南瑞丽,从畹町镇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向远处望去,可看到中缅边境和缅甸境内的滇缅公路。当年,3200余名南侨机工就是通过这条公路,向前线源源不断地运送了约50万吨的抗战物资。



7月31日,云南昆明,新闻里社区,南侨机工历史文化长廊展示着滇缅公路地图与南侨机工回国场景的壁画。



8月4日,云南瑞丽,南侨机工后人叶晓东在家中展示一张南侨机工的合影,这张照片拍摄于1939年8月10日,照片中均为马来西亚麻坡回国服务的南侨机工,后排右一为叶晓东的父亲陈团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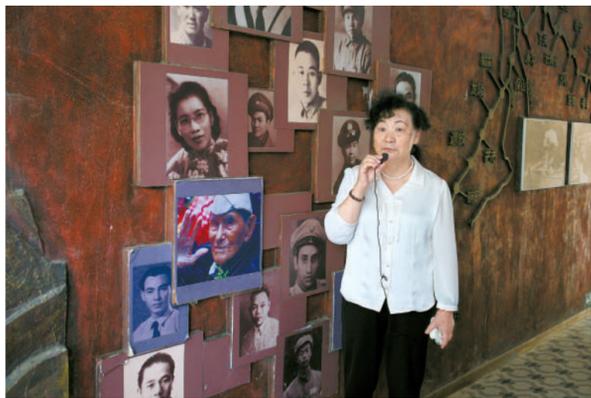
8月1日,云南昆明,西山森林公园内,南侨机工后人陈达娅带着外孙壮壮,在南侨机工英名录前指认陈达娅的父亲陈昭藻的名字。公园内还树立了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抗日战争期间,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3200多名青年华侨机工回国支援,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家国两依依

南侨机工后代的温情记忆



7月31日,云南昆明,南侨机工后人、画家陈达敏正为将于8月26日举办的“赤子丹心——南侨机工绘画艺术展”进行最后的创作收尾。他的父亲陈昭藻曾是一名南侨机工。



7月31日,云南昆明,新闻里社区,南侨机工历史文化纪念馆,南侨机工韩仕元的儿媳蒋玲华向参观者讲述墙上南侨机工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8月6日,云南瑞丽,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旁,81岁的叶晓东在南侨机工英名录前驻足,他的父亲陈团圆是当年回国服务的第九批南侨机工。父亲牺牲时,叶晓东只有几个月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田嘉硕 摄影 张文凌 文

八月初,云南昆明,画家陈达敏正为将于8月26日举办的“赤子丹心——南侨机工绘画艺术展”进行最后的创作收尾。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陈达敏与3位画家将用历时一年多创作的心血之作,再现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

画展的策展人陈达娅是陈达敏的姐姐,他们的父亲陈昭藻曾是一名南侨机工,即抗战期间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成员之一。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封锁切断了中国沿海的国际补给线。在民族存亡之际,20万名云南民众以血肉之躯,在崇山峻岭中艰难开凿,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实现了滇缅公路的全线贯通,公路全长约1146公里,其中中国内段约959公里。筑路过程中,3000余人献出了生命。

滇越铁路被日军轰炸后,滇缅公路一度成为我国唯一一条国际通道。这条“生命线”亟需熟悉驾驶和汽车修理的技术工人。在爱国侨领陈嘉庚的号召下,3200余名华侨青年从南洋各地毅然回国。1939年至1942年间,这些被后人称为“南侨机工”的年轻人,在滇缅公路上抢运了约50万吨军需物资和1.5万多辆汽车,以及难以计数的其他物资,为抗战筑起一条重要的补给线。据不完全统计,这3200多名南侨机工中,超过1/3的人在滇缅公路沿线英勇牺牲。

陈达敏的画作中,有一幅是新加坡的红码头。1939年,他的父亲陈昭藻正是从这里登船回国,从此再未回到第二故乡新加坡与祖籍地海南。临行前,他买了一张船票,把幼小的女儿陈达敏“像物件一样寄回海南老家”,随行的还有一张儿童床。陈达敏和父亲此生再也未能相见。

数十年间,陈昭藻对自己的历史缄口不提,直到1989年,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在昆明西山森林公园内落成,陈达娅才知道父亲的身份,彼时老人已离世两年。

2000年,陈达娅与罗开翔等3名已是耄耋之年的南侨机工重走滇缅公路。在怒江边曾被炸毁的惠通桥边,罗开翔仰天呼喊:“战友们,我们来看你们了!”陈达娅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此后,她投身于那段历史的抢救之中,寻访散落各地的南侨机工及后人,其中就包括在海南省万宁市找到的失散多年的大姐陈达敏。如今已是九旬老人的陈达敏曾流着泪说:“爸爸心里只有国家,没有小家。”

25年来,陈达娅出版了《再会吧南洋》等3部著作,参与创作并出演了情景剧《南侨颂》,在云南、海南等地巡演,并在马来西亚演出。随着最后一位南侨机工蒋印生2022年离世,陈达娅觉得自己的努力是值得的,“要让那些无言和沉默被永远铭记”。

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的中缅边境小镇畹町,81岁的叶晓东已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守碑20年,他定时清扫擦拭纪念碑、英名录、照片墙,哪些字模糊了,他就用笔慢慢重新描,并为无数游客做义务讲解。

叶晓东至今保持着喝南洋咖啡的习惯,就像他的父亲、南侨机工陈团圆。陈团圆祖籍广东潮州,1939年7月,陈团圆从新加坡来到云南,在运输物资过程中认识了德宏州芒市的傣族女孩朗玉宝并成家。惠通桥被炸毁后,回到芒市家中的陈团圆与另外3名流落芒市的南侨机工,因奸商告密,被日军抓捕后当众活埋。朗玉宝和母亲带着两岁的女儿小英、3个月大的儿子晓东逃到中缅边境,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到畹町。

叶晓东成年后,陈团圆的战友、南侨机工王亚文在自己工作的农具厂教会了他开车;蔡文兴等后来一直生活在滇西的南侨机工,只要有空,都会来畹町探望叶晓东一家。2005年,南侨机工林福来的义子、缅甸华侨林晓昌捐资建成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退休后的叶晓东成为这里的守碑人。对他来说,每天“守在这里就像守在了父亲身边”。

在昆明市新闻里社区的小巷里,藏着一个南侨机工历史文化纪念馆。在这里,南侨机工韩仕元的儿媳蒋玲华向参观者展示了韩仕元1955年写的入党志愿书。韩仕元是第九批从马来西亚回国的南侨机工,他会开车、修车甚至修飞机,在滇缅公路服务时曾3次受嘉奖。此后却因南侨机工的身份,入党申请被搁置31年,直到1986年才正式成为中共党员,党龄从1955年算起。

如今,在蒋玲华管理的公司中,70%的岗位留给了残疾人。她用关爱证明:有些记忆不会风化,有些精神永远年轻。



8月5日,云南瑞丽,畹町镇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一名小游客在南侨机工英雄墙前驻足。这面墙展示了700余张南侨机工肖像照,其余2000多名南侨机工的照片仍在寻找中。



7月31日,云南昆明,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参观者在“河内受降”复原场景前驻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战区被划分为16个受降区,河内所在的北越区为其中之一。



8月2日,云南昆明,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游客熙熙攘攘。